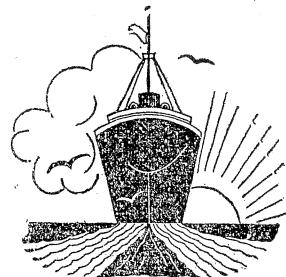


海濱那揚着生趣與樂意。一個赤裸的幼童，在沙灘上打滾，潑水嬉笑，身上弄的都是泥沙，一跳進海波，又洗乾淨了。

仕女們穿了各色的泳衣，水禽似的爭逐在波心，人魚般的浮泳。這些載沉載浮的衆生相，騷動于生死激流之中；當前一刹，有的是閑暇，恬適，歡樂。海波也在欣然舞蹈，輕柔的捲拍岸邊，洗掉一層薄沙，海水混濁了，跟着一股澄清的波浪又接過來。就這樣永無休止的交替。

遠處是和平溫柔的一片澄藍，像天空一樣的明淨。浩瀚的海空啊，它載着我思想的風帆，向我日夜懷念的處所疾駛了。

六年了，我們從海上來到寶島，安居樂業的日子，難道長着翅膀飛過的？悠悠平易的生活，念起大陸故土，恍如隔世；我不忍去測度它遭受刦運悲慘的深度，我不敢去懷念的處所疾駛了。



海濱沉思

程觀心

想像故鄉現在是什麼樣子，年邁的祖父和父親怎樣地在苦難裡煎熬。我要化着一頭海燕，奮翅飛向那大鐵圍山的牆頂，眺望一下我的故鄉啊！那裡有孕育我成長的芬芳的土壤，賜我無限恩惠的親人，殷勤的河流，平坦的原野，樸質淳厚的人情，蘊潤我内心修養的晨鐘暮鼓。一幅幅配着音樂的畫卷，密藏

，那時寺內的鐘磬鑼盞起清音，沉鬱的鼓，衝破了灰漠漠的霧靄，木魚有節奏地擊拍，數百僧衆用同一音調，莊敬悠宛的誦起經來，那貫宏的音韻，似乎有攝住一切妄動的力量，誠定地向一個靈虛的目標凝聚。我每傾聽到這不同凡響的大合鳴，像失落了什麼似的，往往潛然下淚。專神在那聲音裡，忘記了現實的世界，渺想到一個純潔脫塵的境界，在半天飄浮，和藍天融成一片。我想這些僧衆都是屬於那不可知的世界的人物吧！

砌成的綠壁。倚着這綠壁，是定慧寺大廟宇峯巒重疊似的建築。隔了荷塘，是我就讀的學校。一座拱形的大石橋，跨在清澈的河流上。橋洞側壁，綴滿青苔，橫欹着老樹數棵。沿河兩岸，垂柳槐榆，交撐起翠蓋碧幕。這兒行人寥落，躲在邊樹叢看書，記憶的效力，會特別的強深。讀倦了，合起書，躺在草裡，看紫燕在水上掠影，聽對岸悠沉的鐘聲，輕風過處，送來陣陣荷香，真不知身在何處。

學校和寺院，好比動和靜的對待。我們這裡數百學子，除了上課是够喧鬧了，運動場上的活躍，音樂室的琴聲，宿舍裡的叫囂，沒有一刻停息。但是定慧寺的數百個和尚，整天却聽不見一點聲息，那門前兩蹲石獅子的頭上，麻雀跳來跳去，肅靜得近乎太古的幽寂。唯有清晨或黃昏，我們到城頭上去散步

眼前我默對着無際的明藍，伴  
惚聽到了遼遠的海，撞擊在鐵幕的堅  
壁，發出嗚咽。它帶不去我的懷念  
和祝福；那鐵圍斷絕了人世的音問  
，阻隔住一個苦難的殘酷世界。蘊  
藏著無限生機的海啊！我祈願不久  
總有一天，機緣成熟，您會湧出無  
數鐵蓮花，駕着洶湧狂怒的波濤，  
集起所有的憤激的力量，去冲潰那  
魔鬼的坦牆！

，那時寺內的鐘磬迴盪起清音，沉鬱的鼓，衝破了灰漠漠的霧靄，木魚有節奏地擊拍，數百僧衆用同一音調，莊敬悠宛的誦起經來，那寬宏的音韻，似乎有攝住一切妄動的力量，誠定地向一個靈虛的目標凝聚。我每傾聽這不同凡響的大合唱，像失落了什麼似的，往往潛然下淚。專神在那聲音裡，忘記了現實的世界，渺想到一個純潔脫塵的境界，在半天飄浮，和藍天融成一片。我想這些僧衆都是屬於那不可知的世界的人物吧！

這時，空氣裡散開檀香氣息，大雄寶殿的脊角和飛簷映在金線萬條的紅日裡，顯出十分的壯麗。遠眺城外綠野平疇，被罩在彩色的天幕下；護城河被誰撒下一把玻璃屑，閃光耀眼。這撼人心魂的美景，不知什麼緣故，竟使我生起莫名的惆悵，覺得生命無所歸依。然而那融合一致恬靜的和聲，給我一種模糊的默契，蘊潤着出世的想像。這也許是自然環境加惠於我的佛法熏陶吧？這畫幅一直保留在識田，永不褪落它鮮明的色調，以及振顫着那畫面的音樂神味，給我有說不出的性靈的美感。

道唸佛拜佛的習慣，還談得到去利他度人嗎？何況在佛教經典上，有多少菩薩，在小孩子時期就已證道了呢！我們能小覲小孩子嗎？

兒童是最愛模仿的，為古今心理及教育學家所公認，在美國愛阿華學齡前期兒童研究所中，一個叫佛郎克的兒童，有一天，正當休息時間，他不肯睡覺，由教師用力把他掀倒、這天晚上他回到家裏，便照樣玩弄他的玩具水牛：「躺下、水牛！」他這樣說了好幾遍，並且對他母親說：「水牛不肯躺下，水牛不好。」於是他就走過去把水牛掀倒，和教師下午掀倒他相同。此僅舉一例，其他有關兒童模仿情形，莫不隨時隨地可見，故希望子女養成良好的習慣，必須多予以模仿的機會，使其在不知不覺中潛移默化，收效最大。孔融四歲，即能議梨三遷，岳母刺字，方養成一代大儒的孟子和精忠報國的岳武穆，為後人所景仰。可見兒童時期的教育培養，是何等的重要。「性相近，習相遠。」「養不教，父之過。」望有子女的佛徒們，三復斯言。

在佛教發揚的今天，大家已高

在佛教凌替的今天，大家已高喊出佛教需要青年的口號，但我們必需明瞭，青年是由兒童進入的，如果不<sup>1</sup>在兒童時期培養其正信，聽任其入於外道，到了青年時期，要轉其既有的信仰，是不容易的。這點，應該認識清楚，所以在外道猖獗的廿世紀裏，欲使佛教屹立不動，從而發揚光大的話，則培養兒童的正信，實為刻不容緩的事。

道唸佛拜佛的習慣，還談得到去利他度人嗎？何況在佛教經典上，有多少菩薩，在小孩子時期就已證道了呢！我們能小覲小孩子嗎？